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有罪自白
<p>漫漫無盡人行道，剛開始走的時候沒有感覺，直到絆了一腳才發現它早已變得崎嶇不平。腳扭了一下，非得等到腫脹不堪時，才心疼、才自責。但痛是事實，受傷也是事實，短時間內不可抹滅。還是必須帶著傷繼續往前走，這裡可沒有能讓我停下腳步休息的空閒。</p> <p>我逃離了。其實早就該離開，想不出還有什麼理由待在那。原本想著他會好的，總有一天他會改掉那些壞習慣。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失望。讓我知道吵架不是情侶之間最可怕的事，而是連說都不想再說，那沈重的無力感。今天這是第幾次了呢？總是說著想吃高級餐廳、吃到飽，但在結帳的那一刻卻說「這個月手頭比較緊，妳幫我墊一下吧。」這倒也不是什麼大問題，造成分開的理由從來都不是任何大問題。這些小事累積成了一座大山，重重的壓在兩人之間。不，嚴格來說，他也是那座大山的一部分。</p> <p>結果對他來說是好的。空蕩的錢包總不能造成店家的困擾，我還是付了兩人份餐錢。出了餐廳後意氣用事，頭也不回的直接離開。沒有偶像劇情節，幻想他會從後面追上來抱著我說對不起。現實是冷冷的待在原地，等我鬧夠了、累了會自己走回去。畢竟我的機車鑰匙還在他手裡。</p> <p>好想放聲大哭，但在這段感情裡面，我的眼淚早已流乾。腳好痛，這條人行道崎嶇的無法前行。是時候該換一條路走了。我走向熟悉的公園，坐在長椅上讓情緒冷靜。抬頭仰望天空，四周都是高樓大廈，那一片藍天顯得十分渺小，就像那籠中鳥，總是看著那一小片天空，不敢展開雙翅的望著那片天空。</p> <p>這座公園是我們經常約會的地點，非常小的公園，牽著手散步十分鐘就能逛完一圈。忘了哪一次的約會，他說「我可以碰妳胸部嗎？」我驚訝的拒絕了他，其實並不想進展這麼快速。「為什麼？我好朋友他都跟女朋友做了，就碰個胸部會少一塊肉嗎？更何況妳又不是別人，妳是我的女朋友欸！」手臂被死死地抓著不放，中間的事情我記不太清了，似乎有很多不堪入耳的話，掙扎過後，幸好有居民經過，才可以逃脫。什麼都沒有發生，卻也什麼都發生了，一道疤就這樣烙印在這，再也抹不去了。</p> <p>「這段感情變成這樣，全部都是他的錯嗎？我也有錯吧。」這成為了每天睡前的課題，反省著或許有更好的解決方式。是不是我拒絕的不夠明確？是不是我沒有確實表達自己的底線？可怕的是源源不絕的自我否定，還有無人訴說的苦境。看著其他朋友穩定的感情，似乎都不會吵架，所以我也努力撐著場面，說著一句又一句「我們感情很好。」</p>	

打開手機，看著曾經被他刪除的聯絡資訊。他說，未來陪我走一輩子的人是他，不需要花時間在不必要的人身上。起初覺得浪漫，但到現在卻是沈重的包袱。幾乎隔絕了所有朋友的聯繫，上一次一起出遊吃飯是什麼時候呢？忘記了，感覺隔了十年一樣遠，是我自己創造的那十年。看著越發昏暗的景色，連求助都覺得累，或許我不該逃離，就這樣沈淪也是一種選擇。

月亮高掛天邊，周遭卻沒有半點星塵。想著該回去了，拖著沈重步伐，像是綁著枷鎖與腳鏈的囚人，背著莫須有的罪深陷囹圄之中。回頭的石子路依舊不平坦，一失神便能讓自己跌的滿身是傷，但卻要耗費全部精神走在崎嶇的道路上。明明有其他路可以走的，但那條路好陌生，不知道是否比這條路更艱難而卻步。

「鬧夠了？該回來了吧。」他不耐煩的依靠在機車旁，玩著最愛的手機遊戲。「妳不知道我在這裡等你被蚊子叮了幾包？現在紅一塊腫一處的妳說該怎麼辦？」看著他小腿上有幾處紅腫，對比自己的腫脹不堪腳踝，委屈又湧上心頭。「不要去抓，過段時間應該就好了。」叮囑著他不要把皮膚抓破了，天色已晚，藥局應該關門了，不是什麼大事應該不用處理。「要不是因為妳亂跑，我需要在這邊等你被蚊子咬嗎？區區付錢這種小事用得著這麼誇張嗎？」

聽到這句話我愣了許久，這算是小事情嗎？確實，和其他事情來比這不過是日常中一個不必要的小事，但卻也是慢慢讓感情崩塌的那一塊碎石。「以後我們沒錢就吃省一點的吧，其實吃到飽我們也沒吃多少的。」「我就是想吃。」又一次溝通無效，以後能推就儘量推掉吧……但上課總是會遇到他，竟然會想著努力避開自己的男朋友，這感情著實特別。

回到家後，洗去身上所有的勞累，過完這個假日後，又是一連串的打工等著我，幾乎把自己的日程都排滿了。那時候我們的未來藍圖畫得有多美，我打工努力賺錢、存錢，他待在宿舍努力準備著重考醫學系，努力過後便是一片晴朗。但現在，絲毫不見他的成果，重考了一次又一次。其實我的願望很簡單的，希望他讀的是心儀的科系，這便足夠了。幾天前信誓旦旦的握著我的手說，這一定是最後一次了，借他錢去報名黑馬營，這次的指考一定可以成功。打開存摺，看著扣除一筆又一筆不屬於自己的花費，心又更加沈重。

過了幾天後，接到補習班老師傳來的訊息，原來他不敢在家長欄位上填上自家的資料，反而把我的資料填上去了。到這裡我才知道，原來他重考、休學的事情家人都不知道。心情有些複雜，重考這件大事在我心中是要和家人好好討論的，而不該擅自決定，更何況……他以角學費、雜費的名義和家裡要了許多錢。

心中滿滿的雜念，事情多到不知道該從何解決，好像遠遠已經超出我的負荷。聽著補習班老師跟我說他已經好久沒有出現在補習班，才知道從一開始的前幾堂課過後，他再也沒有出現，而每天還是不斷地跟我說，在補習班忙著讀書。現在的他，在忙著什麼呢？

虛晃幾日，到了指考當天。和往常重考一樣，早起後去宿舍接他到考場，再匆忙的準備點心與午餐，同時還要擔心他的狀況，這幾天忙下來真的身心俱疲。而這次不同的是，不知哪來的勇氣使我翻開了他的講義，正確的說是用我的錢幫他買的講義，除了最初幾頁有草草幾筆，後面整個都是空白的。翻著書，翻到後面心越寒冷，從安排讀書計畫到選擇教材，都是日夜趕出來的心血，這一本本的講義不知要工作多少天才能換得，現如今……知道了最殘酷的事實，打開了最後一層的絕望。

當下的我錄影了翻閱講義的狀況，從來沒有如此冷靜、決絕。這一次的重考不必苦苦等到放榜那日了，現在便能看到答案。等到他考完時，說著這一次必定是歷年來最難的一次考試，罵著出題教授是神經病等等的藉口，我的目光已如死灰。從前我們說好的未來藍圖呢？

「我是不是…該跟他提分手了。」我問著自己，我好想要有個人來幫我解答這個問題，好想要有個人可以聽我說說話，這一段時間我真的過得好難受好難受。已經想不出和他有過的快樂時光，更多的事他對我做的所有惡行。我想不出他的好，偏偏抱怨的事情一籬筐。更可怕的是，我想不出跟他在一起的理由了，更沒有提出分開的勇氣。慶幸的是，暑假到了。滿滿的打工淹沒了整個日程表，打工竟然成為我唯一的防空洞，度過一段安靜時光。

到了放榜日當天，不出所料的看到了他沮喪的面孔，說著自己考運不好，怪著出題教授太過苛刻。沮喪後的幾分鐘，便又提出要吃一頓大餐來安慰自己。「你有錢嗎？」我直白的問。「有…吧。」我拿起他放在桌上的錢包，打開一看只剩幾張百元，根本吃不起他心心念念的大餐。「你知道那一餐一個人要幾千塊嗎？」「我考差了很難過妳應該要好好安慰我吧！請我吃一餐會怎麼樣嗎？好啊！不去那家餐廳我今天就不吃飯！」又朝著我大吼大叫，考差是我的錯了嗎？

「寶貝寶貝，妳想想看，以後我們結婚啊，是夫妻共有財產制的！妳的錢就是我的錢，我的錢也是妳的錢呀！就這次了，妳再幫我出一次，好不好？」夫妻…我以後還要跟這種人當夫妻，被綁著一輩子…如果我不分手，如果我不敢分手…想著就好可怕好可怕…

從前的我會忍讓到最後，想著他難過而我應該好好照顧他才是，但知道了考差的原因後，實在忍不下去了……「你考得差是因為，你根本就沒複習，對吧？」面對他的盛怒，我回嘴了。「我每天都很努力讀書呀！連黑馬營都去了還要我怎樣！」「黑馬營的老師跟我說你根本沒有去！出勤紀錄都寄給我了你要看嗎？還有我買給你的講義都是空白的！你到底平時幹什麼去了！」我拿出了當時拍的影片跟他對質，留著這證據本來還有所期望，不會有用到的一天，但…實在忍不下去了。

看完影片的他生氣得可怕，拿起了書包盡是往我身上砸，一本又一本，沒有喘息、呼救的機會。努力爬到桌角旁，勉強用桌子擋住了他的攻擊，沒想到他竟然會動手。「妳憑什麼偷看我的東西？妳以為妳是誰呀？我會這麼累都是因為妳！」說完，把我從桌子下拖了出來，眼看那拳頭就要落在臉上，我努力掙扎著，隨手到處抓可以防禦的物品，根本沒看清手中物品。

看到他自己的手機被撥到地板上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，原本要打在臉上的拳頭打到胸口上。好痛…喘不過氣，誰來救救我。正準備拿起手機，似乎被發現了，手機直直的被摔在地板上。「我受夠了！我要跟你分手！」用盡全部力氣大聲的說著藏在心中許久的話，而他被這句話震懾住。

趁著空檔，拿起被摔在地上的手機與包包，馬上往外頭跑。騎上機車後不顧一切的往前邁進，深怕他追上來，我真的不想再回去那個地方……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被打了，但之前都在他的溫柔鄉中原諒了他，這一次不再是了，我好想回家……好想要有個人來救救我。

繞了市區一圈後，終於回到家了。看著自己身上滿身傷痕，心裡也全是傷痕。家人看著我的模樣全都嚇了一跳，但卻什麼都沒有問。我好想好好的一個人靜靜。躺在床上，身體重如噸石，難過到疲乏時，眼淚都哭不出來。喉嚨好乾，哭不出聲，一片寂靜的世界中彷彿只有我一個人，孤立無援的一個人。

結束了嗎……這段感情終於看到盡頭了嗎？打開殘破不堪的手機，看著一則則跳出來的訊息。「妳給我回來，誰准妳提分手的？」「妳以為妳這種人除了我以外還有誰要妳？」「再跟妳說一次，給我回來好好道歉，我還可以將分手當作沒聽見！」生氣的言語不斷席捲而來，這些早就聽膩了，從一開始的自卑到現在麻木，可能我就是不值得被一個人愛著。

慢慢往下滑，言語越來越不堪。最後一則訊息是 18:36，距離現在也有些時間，看來他是要放棄了。原本這樣想的我鬆了一口氣，但隔了沒有多久時間，收到了他傳來一張張奇怪的照片。他去買了美工刀、木炭、膠帶、繩子、打火機……等。「寶貝，對不起我剛剛言語太激動了，你回來好不好？我真的不能沒有妳！妳也知道我這個人一生氣就會亂罵人，我不是這個意思的寶貝……」「妳要跟我分手我也活不下去了，考試沒考好、學校休學、沒有任何朋友的我、少了寶貝的我不想活下去了。」「妳覺得我是妳的負擔對吧？明天妳可以好好解脫了，記得找個人來幫我收屍。」這一則則訊息看的我驚心膽戰，他是做個樣子給我看而已嗎？還是說真的想要自殺？我會背上殺人的罪名嗎？為什麼要這樣做！

沒想過太多，我拿著車鑰匙馬上衝了出門。一路上能騎多快就騎多快，心裡一幕幕可怕的畫面不斷重複上演，我只想結束這段感情，但不是要毀掉他這個人！下午的我的確言

語也非常偏激，如果以後他父母怪我是壓垮他們兒子的最後一根稻草我該怎麼辦？我到底做錯什麼事情了……什麼時候可以放過我。

停著紅燈，看向前面車水馬龍的路口，心緒不知飄到哪裡。這好幾個月以來我真的好累，工作也罷、學校也罷、愛情也罷，什麼都不好，我什麼都做不好。曾經以為我可以三遍兼顧，但卻是敗得一塌糊塗。看著繁華都市中的霓虹，絢爛的讓人找不到自己。在我的生活中，找不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每天踩在針氈上行走，痛苦不堪，停在原地便越刺越深，往前邁進卻又是看不到盡頭的絕望。當我想吶喊、痛哭，嘴上卻黏上層層膠帶，殊不知，這是我自己黏上的。

還是我，往前一步，只要往前一步是不是就能解脫了？他想要自殺，我何嘗沒有想過？通過路口的車輛速度飛快，在我看來卻是解脫的一個出口。慶幸的是，這個念頭閃過以後，十字路口綠燈亮了，把我從可怕的思緒中拉了出來。我剛剛究竟想做什麼可怕的事？

到了他的宿舍門口，看到他滿臉憔悴、自卑的臉孔。我輕輕的問一句：「你還好嗎？」他看著我，像是做錯事情的小孩一般，不斷地說著對不起，聽到我都覺得噁心。「我道歉了，妳原諒我吧。我們和好，好嗎？」其實他剛剛說的那一些藉口、理由都沒聽進去，但說來說去，也只有對不起這幾個字。「你備考期間，都做了些什麼？」他沈默不語。「為什麼講義、課本全部都是空白的？」他低著頭，不敢看向我。我拿起手機，準備撥電話給他的家人，這時他才有了反應。「妳先把手機放下。」

「我準備考試的時候…瘋狂的玩手遊，之前…跟你說家裡給的零用錢不夠用…也是都拿去充值遊戲了……。」「所以沒有了生活費才來找我要錢的，是嗎？那黑馬營呢？那段時間你去哪了？」「那裡老師會一直盯著我讀書，我覺得壓力很大，就……只上了一堂課後，就沒去了。」輕描淡寫的幾句話中，不知道我付出了多少的心力，實在無法原諒他。「那你接下來該怎麼辦？」「我想說警專只要讀兩年就可以畢業，應該會去試試看吧。」

我還是心軟了，收掉了所有危險物品後，還是踏回了地獄。他會有所好轉嗎？我不知道，但備考的這三個月中，很多一樣的事情照常上演著，心境上如同一攤死水，再不起波瀾。

「妳最近總是掛著那張臉，有什麼事情真的可以跟我們說一下。」面對來自朋友的問候，我才知道，這段時間她們也很關心我的狀況。「如果我說，我想跟他分手了，妳們會怎麼想？」朋友聽到這句話愣了一下，隨即臉上掛上笑容，「其實我等妳跟我們說真心話已經等很久了，要不要分手絕對不是看別人的想法，妳怎麼想最重要。」「我不知道現在還待在他身邊是為了什麼，我竟然找不到喜歡他的理由了。」這是我第一次說出真心話，也是在心中很久的疑惑。「妳是喜歡她而在他身邊，還是覺得在他身上投資太多，現在收

手很虧才繼續待在他身邊？」面對問題，我答不上話。確實，我在他身上花費太多光陰與金錢。甚至偶爾想著，如果真要在一起，至少他是警察，遠距離也見不到幾次面，至少還有個公務人員的頭銜。會這樣想的我，已經看到答案，只是不願意面對罷了。

放榜日，果不其然，他落榜了。一樣又哭又鬧，一樣的事情照常上演。三個月前的承諾就像安慰用的紙巾，擦乾完我的眼淚後，用完即丟。「我保證！下一次我絕對會考上！寶貝妳再給我一次機會！」這句話聽了好幾次，也不想用其他話來掩飾過去。不斷拉著我擁入懷中，甚至覺得這親密舉動都噁心無比。「沒有下次了，我們分手吧，我好累了，也不愛你了。」我推開他，淡淡的說完這句話，我以為眼淚會不爭氣的流下，會因為情緒而激動的不能自己。但就是平平淡淡，看透了一切般的冷靜。說完這句話後，我收拾著自己的東西，轉身就走。

路上沒有任何解脫的感覺，我知道回到家後更是一場戰爭。一哭二鬧三上吊說的是真的，書包內訊息提示聲沒有停過，回去再好好面對他。不像上次一般，滿是傷痕的回到家。收好書包，洗好臉，到房間後打開我的手機，顯示著 99+ 的訊息量全是來自同一人。他又買了刀子、木炭等危險物品，這次竟然直接說著：「無情的女人，這些你自己選一樣吧，你跟我分手的下場就是這樣，我要你背上殺人犯的罪名一輩子。」這次不再害怕了，幸好之前為了要幫他寄包裹回台北老家，有留了他的家人電話。打開通訊錄，按下撥號鍵，將這一兩年來的事情全盤托出。

面對他的種種訊息，按下了截圖鍵，並傳給他的媽媽。我知道他大概不敢自殺，我是想救他的，各方面他都需要家人來協助。了解自己不能處理妥善這件事後，把所有的一切說與他的家人。當然，我也遭到了質疑，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事情不早點說呢？面對許多令人無力的質問，是不是他們也忘記了，我也是個剛成年、初次談戀愛的孩子呢？他的姊姊在台中，第一時間趕至他的宿舍收起那些危險的物品。當然，他也知道我把一切都說了出去。

「我很抱歉對於您兒子的事情沒有在第一時間和您溝通，但我關心他的人身安全，那方面再請阿姨叔叔多多關心與幫忙。」打完這句話後，全身癱軟在床上，一動也不動，但眼淚卻在這時候流了出來。平時的我怕被家人聽到，總是躲在棉被裡無聲地哭泣，而今天我再也管不了這麼多了，在房間內盡情地放聲痛哭著。

家人也察覺到了我的異樣，紛紛至房間關心我的狀況。但現在，我真的不想解釋、不想講話，只想好好的發洩自己的情緒，把這幾年來的委屈與難過一口氣哭出來，就這樣哭到了深夜。看著哭紅的雙眼、腫脹不堪的眼皮、被衛生紙擦破的鼻子，不禁被鏡子中悲慘的模樣逗笑了。他好像說過他喜歡我旁分的瀏海，不准我剪成齊瀏海，但我想剪瀏海已經好久了。撥了撥側分的瀏海，把他們分好界線後，一刀下去剪成自己喜歡的模樣。

我請假了幾天，放了好多天的假。很感謝家人其中都沒有過問些什麼，給了我安靜的假期。這一天，我恢復的差不多了，眼皮不再腫脹，聲音不再沙啞。我抱了抱我的家人們，感受了許久未見的溫暖，說出了這幾年所經歷的事情，一時之間竟也說不出個什麼，只把嚴重的事情說給他們聽。雖然都感受得到他們氣憤的心情，但更多的是安慰與稱讚，畢竟事情都過去了，我平安的度過了。

「一個家，平時看著沒有什麼，但就是要在這時候一起面對困難的。以後在我們面前不要逞強，有困難要互助，我們也會有需要你幫助的地方。」深深點醒我，其實不用許多事情自己扛著，適時的求助是必要的。在他徹底離開台中之前，家人都很關心我的人身安全，這讓我放心了許多，畢竟，現在不是我一個人面對困境了。

「我們辦完了退學手續、退租了宿舍，我們會把他帶回台北，這次的事情是他對不起妳，我們鄭重的和妳說一聲抱歉，他欠妳的錢過不久會匯到妳的戶頭。謝謝妳和我們說這一切。」看著他姊姊傳過來的訊息，頓時把所有心中的石頭放下。一切真的都結束了，可以好好休息了。我簡單回了一句：「謝謝您的幫忙。」準備斷了這一切，卻沒想到收到了下一句話。「這所有的事情看起來妳是受害者，我弟弟是加害者，但妳從頭到尾真的都沒有錯嗎？」等不及我反應過來，我就被他的姊姊封鎖了。但這句話卻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上。

不久後，我漸漸開始恢復原本的社交，開始和朋友出去逛街、唱歌、留宿在她們家中徹夜長談，這些事情原本他都不讓我做，他說過「有時間不多陪陪我，陪那些不相干的人做什麼？」免不了的還是會被關心一下自己的狀況，這才和他們分享了那些，之前說不出口的話、喊不出的求救。可怕的是，我竟然像是個局外人一般，說著這一長篇的故事，心中沒有絲毫波瀾，面對感情的這塊如一攤死水，一切都置身事外。聽著她們為我打抱不平、說著辛苦了之類的話，也不太能撫慰我的傷，它依舊在那，治不好了、麻木的感覺不到痛。

過後我又放了一個長假，準備了一系列的獨旅，走遍所有我想去的地方。這期間，我看了山、看了海，找了所有想見面的朋友們聊聊，逛了很想看的展覽，好像過去真的過去了，從來沒有發生過。有那麼一段時間，我忘記了所有和他的日常，與他經歷過的事情，想不起他的好，只能勉強拼湊發生過哪些事，那快兩年的時光像空白似的。事情過了一陣子後，有個朋友不小心聊到這件事，但我卻什麼都想不起來。

直到最近，恐怖情人、情緒勒索等逐漸搬上檯面，人們開始討論後才發現這一切我都發生過。過去的事情不可能真的忘卻，只是短暫的快樂時間讓我想不起來罷了。剛受到重傷時沒辦法感受到疼，腎上腺素會短暫讓我認為，這樣大小的傷口也沒有甚麼。但退去一切後，傷口的痛源源不絕地襲來。現在才感受到他的後遺症，每每到夜晚時分，我總是能想起他的面孔，毫無表情的站在那。慢慢意識到我的罪，我真的是故事中的受害者嗎？

我失去的那兩年，他何嘗不是也失去了。那段不健康的關係中誰都沒有過得比較好，而我卻一直看著自己的傷口啜泣，是不是我也無形中在他心上劃下了一道道傷呢？沒有跟朋友、家人說的是，我也常常跟他冷戰。總覺得他沒有在為了我們的未來努力，總抱怨這段感情一直以來都只有我在付出，理直氣壯到現在的我回想起來，還覺得自己沒有錯，但僅僅是自己覺得。

嫌棄著他的不好，體重過胖、成績不佳、不夠努力、衣品不好……幾乎看得到的缺點我都會直接說出口，這好幾支冷箭不斷地朝他心口射去。而拔出箭頭，濺了一身的血後，上面寫的竟然是「我這都是為了你好。」是不是我逼他太緊才導致今天的局面呢？之前的他曾經說過，不斷的重考讓他覺得很憂鬱，而我卻只把它當作不想努力讀書的理由，忽悠了過去，只讓他做好眼前該做的事。那時候的他是在和我求救嗎？是不是無形中，拍掉了他為求救而努力伸出的那隻手？現在人去樓空，我想要的答案再也找不到了。

無論如何仔細回想，在一起的那段時光回憶非常零散。很想拼湊出證據，每每到緊要關頭卻不斷撞牆，因而作罷。我甚至想不到他對我的好，找不出原因，是他從來沒有對我好過，還是說，他對我的好我從來都沒有看到過？一想到後者的可能性也不小，罪惡感如海浪般席捲而來，又把我強行拉回那令人窒息的深海之中。

「你做了什麼，趕快給我說喔。」這句話常常出現，在他滿臉愧疚地看著我時，我直覺反應就是他又做錯事情了。而不管是多大或是多小的事情，都會打破沙鍋問到底，儘管是不希望說的事情，我也一樣非得挖出來不可。其實有些事情根本和我毫無關係，可以放手讓他自己決定、自己去做，而我總想著「為他好」替他做了不少的決定。也挖出了他從前的傷疤，又狠狠的劃上一刀，並要求他不得吭一聲。「這件事情就是你做錯了，要先跟宿舍管理人好好聯絡後，再去匯款就沒事了，這點小事你辦不到嗎？」看著他頻頻嘆氣，總想著，怎麼他做什麼都不行？卻不知道，他其實只是想著我抱怨、抒發心情罷了，而我又罵了他一次。

一段感情出現裂痕，通常都不是一個人造成的，即便產生了裂痕，兩人有心的話，還是能將其合力補上。我們的裂痕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存在呢？還記得有一次出門約會，難得出了遠門，但卻因為風太大，吹落了他的隱形眼鏡。在我看來這真的只是一件小事情，大不了旁邊的藥妝店重買一副就可以了，但他卻如天塌了一般，慌張、急躁不已。很多我認為的「小事情」，可能是他眼中的大事、在意的事。不小心壓到了他的充電線，他卻說「壞掉了怎麼辦？這種品牌的充電線很容易壞的！」我只淡淡的回一句，再買就好，幹嘛大驚小怪。早在一開始，我們的價值觀就非常不同，磨合不來反而生了更多裂縫，卻也是誰也不願意溝通、讓步的。

我很喜歡冷戰，在生氣時完全不想理人。好幾次他來主動求和，被我潑了一次又一次

的冷水。總覺得，為什麼說了對不起就應該被原諒了呢？那受傷害的那個人，單單一句對不起就能抹滅所有的傷口了嗎？這樣太不公平了……但感情沒有公平不公平的問題，兩邊都要強一點點，結果卻是爭得兩敗俱傷。吵架時後所留下的文字紀錄有回去反覆讀過嗎？裡面沒有參雜一句髒字，但說出口的話卻是尖銳無比，沒有讓對方喘口氣的機會，抓住弱點便不斷進攻，恨不得用言語將對他攻擊得千瘡百孔，但怒氣之下我們都忘了，對面站著的不是敵人，而是我的愛人。

我反省了一樁樁自己犯下的罪行，罪惡感將我狠狠的包圍。曾經，感情一定存在過，但教科書上沒有教過我們如何去珍惜、如何去戀愛，而被情緒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蒙蔽五感，做出了許多錯事。誰也不讓誰的結果，便是這兩敗俱傷。如今的我，也沒能從他的陰影中逃脫。

「我先幫妳叫了晚餐，等一下到工作地方就能拿到了，沒吃飯怎麼有力氣工作呢？」某一次獨自外出吃晚餐時，突然想起他的話，只是普通的一頓晚餐，但那時候的我開心了好一陣子。他的溫柔藏在日常細節中，而非轟轟烈烈、似童話般浪漫的愛情，但我卻都未曾發覺，貪戀偶像劇情節，以為要有浪漫花雨或燭光晚餐才是真摯的愛。

過去了幾年後，在寂靜深夜還是不斷地懺悔著自己可能犯下的罪，縱使大家都說著我沒有錯，罪惡感還是牢牢的跟在身邊。每當我以為快要遺忘、麻痺時，又席捲而來，拉回那深不見底的懊悔。他現在過得怎麼樣？還好嗎？還能為了之前的錯和他道歉嗎？這已經不可能有答案了，我狠狠的把他從我的世界推了出去，以他最不願面對的方式。

感情上的傷疤好了嗎？我變得十分沒有自信，敏感、愛哭、憂鬱……曾經無法在我身上找到的負面情緒，現在深深的藏在我的夜裡，時時刻刻問著自己「我值得被愛嗎？」別人對我好一點，都讓我覺得徬徨、無助，好怕他的這一份喜歡，在我不注意的時候被海浪捲得越來越遠。但更想用力握在掌心中，指甲深深陷入，反而讓自己濺了一身不堪。無意識中，反而將愛我的人越推越遠，還沾沾自喜地認為，我這是在保護他們。

總算體會了，成長後身上的刺越來越多。想要根除，會弄得自己滿是傷痕；將刺留下，一不小心就會傷到我愛的人。「地雷很多。」成了對於其他人來說，面對我之前的第一個警告。

總在那回憶中的公園遊蕩，看著矗立於四周的高樓大廈，窒息感再度襲來。有時，和他經歷的那些時光突然變得清晰。但更多時候，越努力試著回想，離的越近，更看不清。過後好幾年，嘗試著和自己相處，接受了當時我犯下了、未審判的罪，並記錄下拼湊的回憶，期望能改變糟糕的自己。那個他還在我心中，成了我所有的缺點清單，曾經不敢回憶的經歷成了約束自己的標準。雖然夢魘還在，我還想努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。

走在原先崎嶇的人行道上，發現自己並未離開過。回頭望向當時的我，彷彿是這世界的悲慘女主角，所有的不幸同時發生了。可惜的是，這是人生、是真實，腳上的痛不是錯覺。不和他人求救的我，是否在等待有奇蹟出現？「總有一天他會改進的，他會成為我理想中的那個他。」這樣的想法就像是在等待神仙教母的仙杜瑞拉，只可惜，神仙教母不會來的，我更不想當受人、受情緒、受現實、受自己折磨的仙杜瑞拉。

踢開絆倒我的那一塊石頭，陰暗的人行道還是會延伸下去。路邊的石頭都有著過往的痕跡，銳利的邊角提醒著我，曾有過那段時光、甩不開的過去。擁抱這條人行道給我的黑暗，但同時點起心中微弱的燈，修整好每一顆石頭、每一條道路，和這原先殘破不堪的人行道並存一同走下去。

